

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韩 隽

内容提要: 独立至今,哈萨克斯坦逐步形成了祖国之光党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这一政党体制的形成不仅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政治威望和运筹帷幄直接相关,而且受制于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社会阶层分化、国内精英的制度化权力分享模式的变化以及大国因素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可以肯定,今后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走向也将长期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政党体制 一党独大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D733.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0)02-0046-07

作者简介: 韩隽,法学博士,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目前,在哈萨克斯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内容之一的政党制度历经近 20 年的变迁,已经基本形成了多党制原则下的一党独大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领袖的祖国之光党掌控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反对党对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政治议程的影响力日渐下降¹。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演进有自己的特殊轨迹,其政党体制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一直都承受着西方政治压力的影响,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看,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演进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长期影响:

一、哈萨克斯坦国家转型发展模式的确立和发展

哈萨克斯坦现有政党体制的存在具有一定必然性,是独立后逐步形成的所谓“哈萨克斯坦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曾经深受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吸引,并引入激进的改革方案,但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经过 1993 ~ 1994 年的政治斗争,哈萨克斯坦开始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95 年第二次修宪成功后,一种有关哈萨克斯坦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的观念开始在国内普及。纳扎尔巴耶夫宣称“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譬如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²,“血泊和混乱中的民主,就是白给我

¹ 2007 年 8 月 18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祖国之光党得到了 88.05% 的选票,获得下院 98 个席位,其他政党都未能越过 7% 这个进入议会的门槛。全国社会民主党和“光辉道路”党这两个反对派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 4.62% 和 3.27%,失去了分享议席的权利。这样,祖国之光党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政党转变为唯一的执政党。从目前哈萨克斯坦国内各政党力量对比看,除非祖国之光党发生严重的内讧,或纳扎尔巴耶夫本人有新的选择,否则,很难有政党取代该党执政,或能与该党分享政权。据统计,截至 2007 年,祖国之光党有成员 74 万人,是哈萨克斯坦唯一一个在全国每一个选区都有自己代表的政党。实际上,这个政党不仅控制着议会,还控制着公共舆论。该党有 3400 名成员在地方或州议会担任议员,该党 1/3 的成员是 30 岁以下的。该党已经就 2012 年的下届选举战略进行了讨论,继续巩固联盟,与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贸易联盟合作共事。

²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2 页。

们也不要。我们民主的基础是政治、社会和民族间关系的稳定”¹。

概括地说,这种模式主张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应该居于主导地位,在经济上奉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坚持总统制、共和制,强化总统权力,坚持“大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政治格局,强调宪政和法制建设,主张在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具体在政党制度发展方面,强调现阶段哈萨克斯坦缺乏成熟的反对党和成熟的公民社会,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并不必然有助于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有可能破坏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不利于国家发展。

因此,哈萨克斯坦的执政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体制并不适用于哈萨克斯坦,倾向于采用“亚洲政党模式”。在总结亚洲发展经验时,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他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赞赏,并认为一党制同样能够推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制度也会具有若干民主特征。祖国之光党的建立就是纳扎尔巴耶夫一手促成的²。

虽然2007年为了回应欧安组织和美国加快民主改革的要求,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政府多个场合表示将继续改革、提升议会的作用和政党的地位,但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结果却是祖国之光党独占下议院。从目前态势看,该党在哈萨克斯坦政坛一党独大的局面短时期内难以被其他反对派政党破解,总统和祖国之光党成为哈萨克斯坦修宪增加议会权力举措的最大受益者。

二、纳扎尔巴耶夫的政党政治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

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从确立传统西方政治模式到选择“哈萨克道路”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个人作用不可忽视。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对西方式的民主发展道路及其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移植的现实性有自己的认识。他坚持认为,建国之初最重要的是确保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并迅速摆脱社会经济危机,为此,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以及一个强势国家政权的存在必不可少。所以在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选择的是一个非党派控制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可以置身于“社会、政党、议会和权力的所有机构之上,协调和引导他们的活动的总统”³。

这位强势的总统声称支持多党制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但又强调现阶段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制订的改革方案“明摆着”不能够完全实现或者脱离实际,“反对派政党重犯了老的错误。在制度变更时期,反对派政党设计过相当多的纲领,拥有过许多有名气的领袖,然而却未实施创造性活动”⁴。

这种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不信任在1995年大选时就有体现。在此次选举中,虽然法律允许每一个在国内注册登记的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选举决定不按照党派而是按照个人名单进行,选票上也不注明候选人的党籍。政党参加选举的功能因此遭到弱化。

¹ 1/4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总统手记》,陈斌、王嘉林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25、108、121页。

² 2003年3月1日,“祖国”党和其他一些政党实现联合——人民统一党、民主党、自由运动和“争取哈萨克斯坦—2030”等政党加入祖国党并自行解散。2002年11月9日祖国党召开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又决定吸纳人民合作社党、劳动党及正义党的党员加入该党。2003年1月10日“祖国”党通过哈萨克斯坦司法部重新登记,成为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2006年7月纳扎尔巴耶夫女儿领导的阿萨尔党宣布与祖国党合并,10月公民党宣布与祖国党合并,合并后的政党以祖国之光党的名义在司法部重新登记,这个新党的党员号称超过7万人,在议会上、下院分别占一半和四分之三的席位。12月,祖国党与公民党和农业党合并。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图亚克拜表示:当局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超级政党,确保在任何政治形势下都能够占据决定性数量的议席。

但是,来自西方的巨大内外部压力使哈萨克斯坦不可能总是阻止政党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开始考虑在哈萨克斯坦存在着一个长期执政的坚强有力的执政党的好处,并明确表示:这种“一党独大”制度虽然存在弊端但也有巨大的好处。

作为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纳扎尔巴耶夫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和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将这些理念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践——无论是三度修宪还是颁布《选举法》《政党法》并多次修正,都对哈萨克斯坦的政党体制发展产生最直接的影响¹。在独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法律法规使政党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受到了较为严格的规制,政党的影响力和功能都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

此外,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对哈萨克斯坦党派的好恶,他曾公开宣布对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党的赞赏以及对反对派政党的批评,并多次强调哈萨克斯坦反对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政治表态对选民的影响显而易见²。在2008年2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对现有政党体制的支持。他宣称:“现阶段,以祖国之光党为主要政党的模式可以被看作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最佳模式。这一模式允许所有其他政党参与选举,可以进入议会和参加全部的政治进程。对于新政党的产生和抒发自己的意见不存在任何障碍。”³

按照纳扎尔巴耶夫的设想,无论今后议会中是否存在其他政党,祖国之光党都将在纳扎尔巴耶夫或者其支持者的领导下长期扮演执政党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目前,该党正在努力担负起多党制中能够长期占据执政地位的强有力的政党的角色——据悉,该党正在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为此,祖国之光党通过哈萨克斯坦社会研究中心每一季度的调查情况,了解选民对一些问题及重大新闻事件的看法及态度。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是以该党制定的一些必要的“方向修订案”为基础的。在议会中的党员每一个季度对其选区选取的选民进行至少为期10天的访问。此外,还尝试通过著名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联盟论坛来与民众、商人及其他政党接触,与其达成谅解协议。这一论坛宣称是“开放的麦克风”类型,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进行评论。反对党能够在这种顶级会议上与祖国之光党交流⁴。

三、哈萨克斯坦国内社会精英的分化及制度化利益分享模式的变化

政党是代表特定社会阶层或阶级利益的特殊的政治组织。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党格局与该国的社会阶级利益划分、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和社会思潮的多元程度成正比。在哈萨克斯坦,目前由于政府推行了较为有效的发展战略,并逐步加大了对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社会经济事业持续发展进步,国内社会阶级矛盾并不太突出。虽然该国号称有130多个民族,宗教成分也十分复杂,但是,

¹ 2002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新的《政党法》,规定每个政党必须扩大其成员由3000人增长到50000人,并且在14个州及两个直辖市共16个行政区的每一个行政区的政党的人数不得少于700人,这样才能到司法部门注册。此外,为了能够获得议会的席位,每一个政党必须获得不少于7%的选票。这些规定对政党的筹款能力、招募精英的能力以及参加大选的能力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此举有效地减少了哈国能够参与大选的政党数量,几乎断绝了小党进入议会的可能,并导致各政党开始新一轮的排列组合,加速了哈政党格局的变化。

² 2004年美国国际共和研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8%的选民仍然认为政党的领导人往往是决定他们投票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26%的选民认为政党及其思想决定他们投票的占第二位,剩下22%的选民认为这两个因素同样重要。回顾8年前,当问及人们是愿意选举那些有政党支持的还是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时,54%的人趋向于选那些独立的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而26%的人则趋向于选举那些具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

³ 2008年2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所做的国情咨文:《国家元首致哈萨克斯坦人民国情咨文:提高哈萨克斯坦的国民福利是国家政策的主要目的》,http://kz.mofcom.gov.cn/aarticl/dgdgk/zw/dili/200806/20080605608731.html

⁴ Anthony Clive Bowyer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Silk Road Paper*, May 2008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0804Bowyer.pdf

1993年宪法明确规定,哈萨克斯坦不能出现基于民族、宗教、性别基础的政党,而且哈国政府长期奉行民族和解和宗教宽容政策,国内宗教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加之哈萨克斯坦民众普遍对政党和政党政治持疏远甚至冷淡的态度,因此,哈萨克斯坦国内缺乏出现多党竞争格局的现实社会基础。

迄今为止,哈萨克斯坦政党的建立主要是基于社会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及精英集团内部的分化,并围绕着是否支持纳扎尔巴耶夫的长期统治划分为支持总统的政党、温和的反对派和反对派政党。

作为一个对国家主要资源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强势总统,在纳扎尔巴耶夫周围形成了多个具有强大势力的精英集团,即“亲总统的精英”,包括总统家族成员主导的利益集团,与总统家庭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型金融家、企业家团体,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传统宗族势力,总统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高层官员构成的利益集团等。这些精英对纳扎尔巴耶夫的执政没有质疑,并根据与总统及家庭关系的远近获得不等的“红利”。根据俄罗斯学者的分析,目前这些精英集团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的强力部门、行政部门、大部分媒体、石油天然气工业、国家商业银行等要害权力部门和经济命脉,构成了政权党的庞大社会政治基础。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政治精英的权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总统本人或总统家族的关系,一旦表现出对总统的背离,失去权势便指日可待¹。这也反映到纳扎尔巴耶夫与祖国之光党的关系上,在相当程度上是“党指望着领袖,而非领袖依靠政党”。

“非总统圈子”的精英集团是组织反对派政党和温和反对派政党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于国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贵”阶层和在“亲总统精英集团”内部斗争中失势而出走的力量。

“非总统圈子”的“新贵”阶层大部分是金融业、工商业精英,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是得益于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私有制立法等。他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重要的政府决策或至少对一些决策产生影响。为了这个目标,金融—工业集团赞助和推动他们的人参加议会选举,资助职业政客获得一些政府中关键的职位,并在政府中寻求新的潜在的合作者和同盟。通过建立政党和社会运动,他们的一些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表达他们的利益。一些大的商业财团也控制了一些大型媒体作为自己的喉舌²。例如,在寡头亚历山大马什科维奇的支持下,拜梅诺夫成为“光辉道路”党的领袖。

目前比较强硬的反对派政党中最大的是全国社会民主党,他的领袖是由于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失败而“出走”的原政府检查总长、下议院议长拜克图亚,他曾经担任过祖国党的副主席。同样,其他一些反对党的领袖也大多来源于原先的执政精英集团,这其实是执政的精英集团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发生分裂的结果。

与支持总统的精英群体一样,哈萨克斯坦商界和金融界精英以及反政府的政治精英的力量和地位都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精英和他们的团体并没有得到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例如,在2007年议会选举之前,最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登记在册的党员近14万人左右,与祖国之光党的74万人相距悬殊。同时,哈萨克斯坦特殊的转轨进程决定了政府不仅垄断着行政资源,而且掌控着国家的大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和媒体资源,虽然有一些西方势力的支

¹ 2006年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因被指控非法拘禁等罪名而被投入监狱,而其本人否认了全部指控并认为唯一的原因是他曾明确表示希望参与2012年的总统大选;其二女婿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石油公司主席的职位也被免掉,而在阿萨尔党并入祖国党之后,其领袖达丽佳·纳扎尔巴耶娃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并失去了国会议员的席位。这种合并被外界认为是一种惩戒和控制的手段。

² Dosym SATPAEV,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Kazakhstan's political Elite and an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Risk Levels*.

持,但在与政府和总统的博弈中这些反对派常常处于下风。这一现实反映到哈萨克斯坦的政党政治中则体现为:在历次大选中,反对党与祖国之光党或更早出现的“总统的党”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博弈。

不过,支持总统的政治精英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不同的小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利益平衡关系,因此,不排除会出现类似于1994年前后,或2001~2003年发生的支持总统的精英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导致新党建立的情况再度重演。因此,哈萨克斯坦精英阶层的内部斗争以及相应的分化对哈萨克斯坦政党格局的变化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

四、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

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就是“政绩”。祖国之光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哈萨克斯坦下议院中唯一的政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领袖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望和能力。而纳扎尔巴耶夫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在他主政的近20年间,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分析家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高速增长多少是因为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飞涨。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纳扎尔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的主权国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为纳扎尔巴耶夫赢得了超过90%的选民的支持,也使其他反对党的领袖难以与之抗衡。他和他的政党所主张的哈萨克斯坦发展模式也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2004年7月,美国共和研究所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的全国性民意测验显示,对于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79%的受访者说该国处在正确的道路上,60%的受访者对目前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表示满意,表示不满的只有29%。2005年9月,共和研究所针对12月的总统大选做的调查显示:90%的受访者说该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56%的受访者最关注的是改善经济,78%的受访者对国家的民主发展表示满意,90%的受访者对未来表示乐观。2008年8月,共和研究所做的调查表明:67%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政府在外交、国家安全、提供电力方面受到好评,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贫困、解决住房、减少腐败方面效果不佳,近1/3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比前一年恶化,44%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会更好,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2007年的大选是透明的,31%的受访者认为选举存在舞弊,1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者没有回应¹。

对比三个调查结果可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似乎在下降,但是高达67%的满意度也足以使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地位无人撼动。未来只要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政府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带领哈萨克斯坦摆脱危机,确保经济社会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他的个人威望和权力就不会受到削弱,他所领导的祖国之光党也能够继续在大选中遥遥领先²。

五、哈萨克斯坦国内反对派政党的发育与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是现代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的基本功能体现为利益聚合、利益表达、沟通政权与社会以及选拔输送精英。政党或者源于议会斗争的需要,或者源于社会运动。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一些执政党源于革命运动,政党缔造了国家并主导国家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在

¹ <http://www.iri.org>

² 亨廷顿认为: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创造民主基础的速度也相对地缓慢。不过,它却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加剧了不平等,在社会组织当中产生了紧张和压力,这又刺激了政治动员和对政治参与的要求。

哈萨克斯坦, 政党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哈萨克斯坦的政党是苏联剧变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政治转轨的产物。由于执政者对多党制的怀疑, 在 1993 年宪法中对政党的活动空间和功能作出了明确、严格的规定, 所以政党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功能是参加选举, 并成为哈萨克斯坦新旧政治精英重新分化组合的组织形式。

1994 年政治改革之后, 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政治格局在哈萨克斯坦得到持续加强, 同时, 哈萨克斯坦发展模式的确立在客观上对政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水平形成诸多约束机制。所以, 在独立后的大多数时间中, 对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支持者而言, 政党更像是一个令他的执政获得更多合法性的工具以及向西方证明哈萨克斯坦正在开展民主政治改革的标志。实际上, 政党并没有被允许“行使”除了参加选举之外的功能的“权利”, 恰恰相反, 在一定程度上, 政党在哈萨克斯坦发挥的是限制政治参与的功能。这一点从纳扎尔巴耶夫的讲话以及哈萨克斯坦三次修宪对政党的限制性规定中都可可见一斑。执政者对于多党制和反对派有意识的限制在客观上也导致了除了执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发展困难重重, 难以在政治舞台上与“总统的党”相抗衡。

总体上看, 哈萨克斯坦的政党体制发展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 这意味着大部分政党主要依靠的是其领袖的威望或者主要成员的行政资源。实际上, 几乎没有一个哈萨克斯坦政党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政党, 也没有一个政党是真正的“问题型”政党, 绝大部分政党的纲领缺乏系统性和特色, 不能够持续引起广大选民的共鸣。各党仍然更多地趋向于围绕某个或某些人的个人魅力做文章, 而很少基于党的政见和针对某一问题提出可行的施政纲领。这也是限制各政党效力发挥的一个较为显著的原因。类似全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一些反对派政党成了自己激进思想的人质。这些政党呼吁毁掉有行为能力的国家机器, 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哈萨克斯坦”。然而, 希望保持稳定的选民更喜欢纳扎尔巴耶夫奉行的比较稳妥的改革方针。在大多数哈萨克斯坦选民看来, 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 实在没有理由“让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果遭受打击”¹。

这实际上都是政党发育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不成熟和不完善对掌握有限资金和政治资源的反对党而言不啻“雪上加霜”。与此同时, 反对党之间的内讧导致自身力量的进一步削弱。在总结 2007 年议会选举失利的原因时, 有俄罗斯分析家指出: 反对派在组织上未做好选举的准备。对此, 全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拉兹然多索夫承认, 反对派政党“把讨论和实施联合起来的决定过程拖得太长了”。

哈萨克斯坦反对党总体的不成熟和内讧又导致了民众对政党本身的冷淡情绪的滋长, 根据哈萨克斯坦学术机构的调查, 该国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对政党政治的了解和政党运作方式的认知都比较低²。这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并不活跃, 类似一些“颜色革命”国家反对党发动的街头政治运动难以得到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响应。对于相当多的哈萨克斯坦民众而言, 政党还是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例如, 一些选民把图亚克拜的活动看作是个人投机, 而不是为了本国的未来和公民改善生活作出努力”。

还有一个外部因素是值得考虑的——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效应。在哈萨克斯坦的邻国中, 出现了两个范例对哈萨克斯坦目前政党体制的形成意义重大。一个是俄罗斯, 另一个是吉尔吉斯斯坦。前者从多党制走向“一党独大制”, 后者在“颜色革命”后, 越来越像一个准“失败国家”。

¹ Anthony Clive Bowyer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² 民意调查, 哈萨克斯坦社会学家及政治学家协会, 2007 年 12 月, www.asip.kz

³ By Country / Kazakhstan Kazakhstan Can Opposition Compete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ugust 22, 2005 By Bruce Pannier

六、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的未来发展

客观地分析,哈萨克斯坦目前的政党体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哈萨克斯坦坚持大总统、小政府和弱议会政治格局的必然结果。建国初期,哈萨克斯坦宪法中对政党发展的诸多规定具有合理性,例如禁止在民族、宗教和性别基础上建立政党,借助法规限制合法政党的数量等有助于哈萨克斯坦避免社会陷于民族宗教矛盾甚至社会分裂。这对于一个较为虚弱的国家确保其主权独立完整,平稳转型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哈萨克斯坦选民对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信任,即对其政党的支持也证明了这种“必然性”。

目前形成的一党独大制并非没有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来自于执政的精英集团内部,有关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权力分享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拥有纳扎尔巴耶夫的权力和威望,祖国之光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联盟且历史短暂,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望和无与伦比的权力使其成为这个巨大利益同盟的核心和协调者。确保纳扎尔巴耶夫一手缔造的“执政党”的团结将成为其继任者的严峻挑战。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反对党领袖都源于执政精英集团。

此外,社会矛盾的激化或突发事件后果的发酵也可能动摇现有的一党独大制,反对党的弱小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利用社会矛盾或突发事件。虽然目前哈萨克斯坦民众对现政府支持度还比较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表达了对政府解决腐败问题、改善民生方面的工作不甚满意。随着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的推进,民众的社会政治参与热情也会进一步提高,利益表达的愿望也会趋于强烈。从长远看,虽然祖国之光党已经在这场漫长的竞赛中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反对党也同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0年哈萨克斯坦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后,欧安组织成员国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哈萨克斯坦内部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事实上,在2007年大选后,在西方的鼓励下,哈萨克斯坦的反对党也在努力恢复“元气”¹。

自建国以来,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追随者一直在借助宪法和法律的颁布和修正,有效地规制政党体制的发展。但是,近两年来自西方和国内反对派的压力迫使纳扎尔巴耶夫不得不作出修正法律、放宽对政党和媒体控制的承诺。虽然有反对派质疑这种承诺的真实性,但是西方的压力是切实存在的,而且纳扎尔巴耶夫不可能无视这种压力的存在。实际上,这种假“法制之手”限制政治参与的做法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苏 成

¹ 在2007年大选后,社会民主党、光辉道路党等反对党联名递交了一封公开信抗议选举的不公,在抗议无效后,反对党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了修改《选举法》、《政党法》和有关媒体的管制法律方面,要求降低议会选举的门槛和修改“苛刻”的政党登记制度,放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一些反对党开始重视对外宣传,例如“光辉道路”党在2007年选举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

Putting People and Their Prosperity at the Forefront Concept of Core Values in Modernization

Yang Naichu(1)

Abstract After expounding the classics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 holds that putting people and their prosperity at the forefront is the views of core values of Marxism, noumenal request of socialist practice and the core of socialist value system, so it becomes the concept of core valu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Keywords putting people and their prosperity at the forefront; Marxism; modernization; concept of core value

A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he Dairy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Based on DEA Model

Wang Guirong Chen Tong Wang Jianjun(24)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sizable dairy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from 2004 to 2008 by using traditional DEA and SBM models as well as ultra-efficiency SBM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cluding both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and operat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airy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were increasing in these 5 years, but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mass is still quite poor and there are obvious technical efficiency gap among these enterprises. The main reasons of poor efficiency are low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mproper size of enterprise. The authors hol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se dairy enterprises, 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 must be speeded up,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must be promoted, market division should be broken, annex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enterprises should be deepened and scale economy level and market centrality of the whole dairy trade should be heightened.

Keywords dairy enterprises; technical efficiency; DEA model

Finding the Right Breakthrough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ltay Finely and Quickly

Zhang Handong(33)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in order to proceed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Altay, bring about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ltay finely and quickly, we must accomplish the tasks of three breakthroughs in "new area construction, herdsmen settlement, deep processing of preponderant resources", give priority to the increasing of fiscal revenue and the average net income per capita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nd ensure good performance of our work in five key fields.

Keywords Altay Prefecture; develop by leaps and bounds; herdsmen settlement; deep processing of preponderant resources; industrialized operation of agriculture; winter tour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ition of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Han Juan(46)

Abstrac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Kazakhstan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which the Homeland Light Party is the biggest one in the country. The formation of this system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prestige of the President Nazarbayev and his brilliant operation but also enslav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tratum in Kazakhstan and the changes of institutionalized power sharing model of the elite in the country, and influenced by big power as well as regional factors. It is certain that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in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Kazakhstan;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a sole large party in the country; influential factor